

《清代版刻牌记图录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清代版刻牌记图录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7728019

10位ISBN编号：7507728013

出版时间：2007-7

出版社：學苑出版社

作者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

页数：14册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清代版刻牌记图录》

内容概要

牌記又稱“書牌”、“木記”等，是我國古代刻書中帶有題識文字的圖框。牌記具有重要的價值，主要體現在版本鑒定、藝術欣賞以及提供研究數據等方面。因此，牌記是版本學、出版史等研究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。不過，學界對宋元牌記的研究比較關注，而對明清牌記的研究稍顯薄弱。為此，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結合館藏特色，編輯出版《清代版刻牌記圖錄》一書。以為清代牌記的研究提供豐富的原始資料。

精彩短评

- 1、收了大量古籍扉页

1、扉葉，舊稱護頁、副頁，指書籍封面後和封底前的白頁，用以保護書籍正文。有時和內封不分，正面刊印書名、作者名和出版者名稱，背面刊印圖書版本記錄等事項。《漢語大辭典》此條云：「書刊封面內印著書名、著者等項目的一頁。」曹靖華《素箋寄深情》里說：「扉頁上端是書名，下端印有諸夏懷霜社校印字樣。」所以曹先生和漢語大辭典的編者都將何為扉頁講得很清楚了。牌記，是指題有文字的板狀標志，如布告牌、招牌、門牌等，古時官府用作憑證的小木板或金屬板也稱牌記。所以牌記有做標志或告示的性質。後來書肆借用其意在所刻的書之首尾或序後、目錄後，另刻一墨圖記或有形狀的牌子，有鐘形、葫蘆形，荷蓋蓮座形、碑形等，或就是在小框內刻上何年何月某堂某閣某樓所刻字樣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牌記。牌記，宋代刻書即有，元明以後，書坊、私家刻書多有效顰。清代的則不多。牌記中之文字，有詳有略，多之數行，少則一行。這套書中大部分是扉頁，真正的牌記很少，大約是全書的百分之二至三吧。我翻了第一冊，找到了《四書朱子語類》、《棟亭十二種》、《杜韓詩句集韻》、《韓文類譜》等六種。如果說牌記有什么作用的話，那就在于可以為版本鑒定提供鑒定依據，以及在學者研究中國圖書出版史上可以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。當然牌記作為重要依據，也會被書估利用做假花頭之多，也會使人眩然，為之誤判。比如《古今源流至論》，一個宣德本，竟使多少大學者如王國維等全部看錯，錯就錯在把估人做過手腳的牌記當真了。以後若有機會，當慢慢道來。很妙的是，明代萬曆及萬曆以後的版本，有牌記的很多。但是清代，無論公家、私家、書坊，在他們所刻的大量圖書中，刻有牌記者甚少。我過去曾翻過一萬多部清代及民國出版的線裝書（「哈佛燕京」有二萬部），包括善本及普通本，也注意到這種現象，但沒有去細想什么原因。以後有暇再想吧，或許此種現象早有高手做過研究，也不得而知。您一定知道指鹿為馬的故事。《史記·秦始皇紀》：「趙高欲為亂，恐群臣不聽，乃先設驗，持鹿獻於二世，曰：『馬也』。二世笑曰：『丞相誤邪？謂鹿為馬』。問左右，左右或默，或言馬以阿順趙高。或言鹿，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。後群臣皆畏高。」後因以「指鹿為馬」比喻故意顛倒是非，擅作威福。當然，此書編者的本意也不一定就想指鹿為馬，可是起的作用卻是混淆視聽、制造混亂，送這二頂帽子給編者戴戴，當不為過吧。

2、看來和強詞奪理的人是不必相爭的。明明是扉頁，卻要說是牌記。我實在是搞不懂。我在想，編者倒底是不是專家，是專家怎麼會指鹿為馬呢？是真懂目錄版本，還是不懂裝懂？我還想到，不要說過去的了，就是現在大學里教版本學、目錄學、文獻學的那些教授們，難道他們教學生的這二個基本術語都錯了嗎？難道要這些教授們以後要统一到編者的歪理上去改口嗎？難道過去出版的關於目錄學、文獻學、版本學專書上關於「扉頁」、「牌記」的敘述以後都要改寫了嗎？算了，別苦思冥想了，現在社會上不懂行的冒充專家的多得去了。我相信，「國圖」的領導都是很認真的，大概也是太忙了，忙的是大事，這等小事無暇去看，無暇去管，搞不好有人還將《圖錄》當作「貢品」呈上，而領導以為是什麼學術著作呢？但是，這種坍「國圖」的台，不顧「國圖」的面子，大丟「國圖」的形象，「國圖」的領導最好能了解、去關心、去糾正，或訂立某種審核制度，千萬不要讓「專家」們亂來，而攪亂了領導們的思路和好不容易開拓的前景。雖然我沒有上當受騙的感覺，因為習慣了，但不明就里的讀者一定會想：「噢，過去版本學家所說的扉頁，其實就是牌記。你看，這本新出的大部頭權威圖錄，把牌記全印出來了，版本學家所說的都錯了。」你看看，錯誤的概念影響多大。說不定，編者還在洋洋自得，以為又來了一個「敢為天下先」了呢？說不准又在策劃一個新的別人想不到的「掛羊頭賣狗肉」的怪點子來呢？所以我想還是發一通蠱音，以正視聽。雖然人輕言微，總比不說的好。最後說一句：我以為這部《清代版刻牌記圖錄》，實際上是一部《清代版本圖錄》一類的書，如果書名改一個恰當的書名那就好了，或許還能將每一種書上扉頁前一張的書名也附上（大多在道、咸、光、宣時代），那就更好了。可惜，編者不知，臨門一腳，功虧一簣，想補上也沒機會了。據我所知，現在已有人在編一套大型的《清代版本圖錄》了，數量或在三千之譜（北圖的這本圖錄，有年份者為1,720種）。但不知何時竣工，津拭目以待。

3、上星期，抽暇拜讀了由學苑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的《清代版刻牌記圖錄》，十四冊一套。是古籍館的九位古籍「專家」在董光和的策劃下編出的，說是收錄了清代古籍版本近二千種，以每書的牌記為主，而以卷一第一頁作為附錄。當我剛看到封面和封里署的「國家圖書館」五個字時，突然想到這是那個國家的國家圖書館？是中國的國家圖書館嗎？有這種想法，是因為台灣地區也有所謂的「國家圖書館」（即過去的中央圖書館），它的出版物都是用「國家圖書館」，那是民進黨陳水扁鼓吹台獨的伎倆。對於圖書館來說，編目人員在著錄作者項時，會依照圖書上的作者或編者去著

《清代版刻牌記圖錄》

錄。而讀者在計算機中查詢「國家圖書館」所編圖書時，顯示出來的必定是台灣地區的「國家圖書館」，而這本《清代版刻牌記圖錄》也會混在其中。我總以為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，在正規的對外出版物中，就一定要用全稱，「中國」二字是萬萬不能省卻的。奇怪的是，編者或者是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不以為然，但出版社的有關責編、編審、總編乃至有關部門審查圖書時怎么也會視而不見呢？或許這并不重要。這部書我是一定要看的，而且是迫不及待地盡快看。但是看了後，卻覺得這是《清代版刻牌記圖錄》嗎？怎么都是扉頁呀？可是又一想，前一陣子，讀國圖編的《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藏書印選編》，也是貨不對半，掛的是羊頭，賣的是狗肉。雲里，霧里，實在有點搞不清了。堂堂國家圖書館的「專家」，也真能把人搞得團團轉，暈乎乎的。不過，您也別說，這或許也叫本事。不然的話，您有那能耐嗎？此書的編者在「前言」中引用了潘師景鄭先生序《宋元書刻牌記圖錄》中的話，有云：「元代繼宋之業，刻書演變不多，而牌記相應無異。明自萬曆以前，因仍宋元舊規，晚季漸有演變，衍成扉頁專題書名、年月、出處，面目全非。至清代則幾於每書扉頁，各有署記，無所謂牌記矣。」潘師的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，可惜的是，編者卻說「事實上這個署記，與傳統的牌記在內容上與功用上變化並不大。因此，這部《圖錄》借用了牌記這個通俗的題法，來定義本書選擇的內容。」古書有扉葉，有牌記，這是不同的概念，是兩碼事，是不能混為一談的。還是寫幾句吧。文章引用自：

《清代版刻牌记图录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